

北航首批本科生炼出六院士

(上接第1版)
考上心仪的院校,航空报国有了起点,是那一批学子所庆幸的。那时的北航没有现在的校园,新生一部分被分到清华的筒子楼,一部

分被分到北京工业学院的临时平房。第二年他们迁到北航新校址时,校园还是一片繁忙的工地,建好的只有飞机系教学楼和一栋学生宿舍,很多课在工棚里上。

“那时的北京比现在冷多了,半夜从工棚厨房端回的元宵,还没到宿舍就冻上了。”陈懋章院士回忆道。就是这样,学生都没有怨言,“以中有足乐者,不知

口体之奉不若人也”,学得卖力又扎实。

为了尽快建好学校,学生自觉参加义务劳动,秋天哼着歌,冬天呵着气,搬砖、修路、平操场,洋洋洒洒的是

学习,也是建设。后来校园里树起了“培养红色航空工程师”的红色大字标语,那不悔的理想,那庄严的宣告激励着大家学知识、画图表,背沙包、扛砖头。

是他们,在简陋的工棚中抓学习,在繁重的课业外搞建设;是他们,一路披荆斩棘走出了北航精神的红色起点;也是他们,走出了东方崛起的新征程。

持之以恒的长跑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陈懋章



陈懋章

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炮火离我们很遥远,但1936年出生的陈懋章院士亲历过敌机轰炸。旧中国的落后深烙在他的心头,学习科技就是他毫不犹豫的选择。1952年秋,年轻的陈懋章在成都被北京航空学院发动机设计专业录取。

在北京航空学院,陈懋章系统地学习了近现代科学和工程技术的基础理论,为他打开了一扇现代科学技术的大门。1979年,陈懋章作为我国首批公派出国学者,赴英国帝国理工学院从事湍流和转捩研究。回国后,一直关注国际研究领域的动向,不断学习国外先进科学技术的他,在多年探索和研究的的基础上,研制出了一套能将全三维多级粘附程序应用于实际工程设计的叶轮机气动设计软件包。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陈懋章与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合作研制的“863”

空天飞行器用高负荷风扇达到美国预研风扇的先进水平;他主持完成的“低速大尺寸压气机实验装置及转子流场动态测量技术”,是研制航空核心压气机和研究其流场精细结构的重要一环,于1993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在他指导并参加的某型发动机跨音压气机改型设计中,一种新型压气机处理机匣被提出,保证了发动机在整个飞行包线内稳定可靠工作,排除了空中熄火故障,于1999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999年,陈懋章成功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这在诸多人看来已是功成名就的顶峰,他却只当作新的起点,继续率领团队在大叶片理论和应用方面探索。2013年12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授予陈懋章院士“航空报国金奖”,所有的人都知道这是众望所归,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陈懋章

意志高昂的实干者

——中国科学院院士陶宝祺

2001年3月,我国航空智能材料结构研究的开拓者、结构测试专家陶宝祺院士故去。年逾古稀曾担任他老师的高镇同院士专门写了一首诗缅怀他:“智能材料谱新章,发愤图强意志昂。壮志未酬寿运短,浩然正气流芳长。”

从1952年大学入学到1957年毕业分配,在北航的那几年是陶宝祺弥足珍贵的时光。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因为“家庭关系复杂”,陶宝祺被调出了直升机研制队伍,安排到力学教研室。在科学的春天悄然而至之时,陶宝祺院士在力学测试仪器领域已经取得丰硕

成果,其中包括双向引伸机、微压传感器、弓形应变片、光纤转矩测量装置、高灵敏度液位传感器和压差式比重计等相继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等奖项。

1989年至1991年,陶宝祺应邀赴美国威斯康辛大学参加美国电站超导储能器研究工作。两年时间,他成功地解决了10万安培电流超导储能器的失超安全控制和试验装置的设计、制造和强度计算问题,为试验成功作出了贡献。敏锐的直觉也促使他一回国便将在美接触到的新兴边缘学科“智能材料与结构”加以推广,组建智能材料与结构

研究所。

“只要想干,肯干,就一定干成。”陶宝祺的实干精神和必胜信念深深感染着身边人,推动一个个技术难关的攻克,智能材料和结构研究所也一步步发展壮大为国家智能材料和结构航空科技重点实验室。

陶宝祺投身祖国科研,一步一步走得坚定昂扬,换来的是强度自适应智能结构,是腰型微压传感器,是“直六”整机结构等10多项大型工程应力测试项目,是中国科学院院士的头衔,是“五一”劳动奖章,也是一生的实干,一生的付出。



陶宝祺

怀爱前进的探索者

——中国工程院院士戚发轫

荧屏上的戚发轫院士,字字句句严谨有力又饱含温暖。他说,做人要有爱,没有爱的人是不会把他最宝贵的东西拿出来的。戚发轫那矍铄的精神和深情的目光又何尝不是植根于爱呢?

1952年,戚发轫如愿进入北航学习航空。1957年国家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后,刚刚大学毕业的戚发轫就被分配到五院研制导弹和运载火箭。历经苏联专家撤离和发射失败,1964年6月“东风二号”的发射成功带给他无限的力量。

1966年,承担“两弹结合”任务的戚发轫进入酒泉发射场,一连在戈壁荒原上奋战了5个月。这年10月底,他终于成功盼来了中国首枚导弹核武器发射的时刻。

随后在1968年,戚发轫

作为聂荣臻元帅指定的“航天18勇士”之一,调入国家新成立的五院,开启了自己卫星研制的新征程。1970年4月,“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成功将东方红一号送上太空,那时响起的乐音是戚发轫心头最动听的声音。

1992年,国家立项搞载人飞船,当时已经59岁的戚老被任命为总设计师。尽管年事已高,尽管顾虑重重,戚发轫院士最终还是服从组织决定,出任总设计师,开始了对“神舟号”飞船的探索。2001年,戚发轫的老伴儿去世。一直忙于工作的他对操劳不休的妻子原本就充满了愧疚,但身负“神舟号”科研重担,顾不上悲伤,便一头扎进了科研。戚发轫说过,人要有爱才会懂得付出,但他也说过,一个人最大的爱是爱国。

(下转第4版)